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

十六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文集卷第十六

書十五

復李汝明書

鑑

中間獲奉款晤切觀志尚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相別忽忽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着此理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旣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旣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

書十五

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制心與太公所陳之冊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諉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



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翰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摹如何後便望示及

閑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湏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翰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間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

翰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恨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脩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盖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相去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揚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



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閑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沉此爲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遊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

書十五

三

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榦於諸生中荷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間書會不可復集但石栗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粗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柰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尚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 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  
管閑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  
爲妙也

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  
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  
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  
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  
可以粗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凌辱常使在  
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  
誨之

書十五

四

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  
做工夫不勤苦好閑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  
翰歲晚又丐祠若得歸便洒掃精舍不復與世  
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育之責誠爲不易  
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  
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  
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  
家間諸事粗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  
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  
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携書走四方



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且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忍貧讀書切已進學爲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爲致意

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閑居更益厲所學爲佳

書十五

五

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翰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閑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叙已可讀更容潤色即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遊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賢聞見浸廣陶冶詩什吟詠情性乃能進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云翰與令叔爲黨給令尊丈莫遷以遂



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  
兄長而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爲家主人  
議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幹與二賢父  
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  
相猜疑年來却覺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  
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  
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令叔數  
過家間商量事幹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  
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幹與  
令叔議尊丈日來尊丈多過舊里幹亦數數襍

被同寢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  
知令叔不以幹爲黨尊丈耶幹無能之人縱有  
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  
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怏怏  
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  
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  
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  
不可先令祖締創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  
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  
有可護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



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之窟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被害猶不可爲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嘵嘵如此哉二賢父年亦各四五十矣孤苦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冤魄猶在也吾晨起焚

書十五

十

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請細讀常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幹嘗爲鄭成叔作怡閣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湏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也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



矣儀禮子夏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  
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呼兄弟之子猶  
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  
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  
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  
之子矣今覺賢昆仲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  
間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  
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  
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  
一哥二兄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

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  
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  
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  
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嫚罵其主之兄弟  
所謂詩禮安在耶榦嘗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  
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即吾之祖吾之父也  
折而爲兩榦即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即子孫  
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  
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  
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枝葉



蕭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榦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榦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

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椿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丐祠之請不蒙俞允丐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向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踈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



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為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回考亭諸丈劄子

翰伏辱劄翰以祀事畢令翰講明先師教人之意翰何足以當此重念衰晚為貧逐祿廢學自父惕然于懷引疾奉祠來歸寓里正有望於朋友切瑳之益若又退遜則終無請教之日矣敢不僭述所聞以期鐫誨布謝崖略併幾情亮

與楊德淵書

溥

國博令孫有嫁母之喪聞不為持服亦不往哭

書五

一

嗚呼天下固有無母之國哉賢者之後禮法之家一至此耶想其令孫年少未更事事必取決於族人之長者則德淵諸賢皆不得辭其責矣又聞亦嘗謀諸城中長上以為法不當為服此大非衰晚所能曉年來風俗大壞人紀不立雖賢士大夫亦未免有可議者流風滋熾遂有今夏之事令人有不忍聞者然推此不為服之一念亦何所不至耶在禮父卒為母則齊衰三年父在為母則杖朞而繼之以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此不可易之大典也慈母父之妾也父命之



使慈已者其服尚與親母同今爲人後而爲所  
後視其母乃不得與父妾比何其無人道之甚  
耶出母嫁從爲之服報禮也謂之出母則爲父  
所棄逐者也其既嫁也子尚爲之服暮母有過  
父得棄之子豈得而絕之哉況其母又未嘗爲  
父所逐者耶若曰母嘗不恤其子挈其家貲以  
歸不復有母子之恩矣是可無服也然則處頑  
嚚之際所以虐其子者亦無時不至矣負罪引  
慝則聞之未聞不爲之服也父母天地也豈較  
曲直之地耶毀冠裂冕絕滅人道一至於此豈

書五

十一

不大可傷大可痛耶想國博之賢亦將爲之目  
不瞑於地下矣又聞其令孫來歲便欲赴銓如  
此則行將仕矣君臣父子之大倫也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有其母而能忠其君者  
也其亟於赴銓豈非欲急爲仕進計耶方入仕  
之始而先犯大不孝之罪公議凜然亦何所逃  
於天地之間哉求一二年之速化而犯終身之  
大戮亦非計之得也幹辱國博之知甚至不忍  
其孫之無知至此不得不相爲言之切冀德淵  
諸賢痛爲解說早自悔艾亟爲制服往奔其喪



服以暮而心喪以三年哀號擗踊但知有母之恩而不知有母之過庶幾無愧於為揚國博之孫矣苟能如此則尚可以世契之故以書問相往來不然則亦不容不自絕也豈有無母之人而尚可與之交耶言之至此令人哽塞切幸亮之

荆南與吳宣撫乞罷置櫃事

幹竊見宣撫待制德望足以高一世者以其寬大和易有以服人心耳除命之下兒童走卒無不鼓舞此正自古英雄所以建立事功之機也

書五

十一

然位望既尊則下情易隔侍御者不察吾平日待下之意而徒欲為尊嚴其上之儀使吾寬和之心一變而為森嚴之狀人心一失聲望將減甚非所以成宣撫待制之美意也置櫃一事蓋恐不能盡接四方之士以廣其聽聞然或者以吾為不屑於接見而遂為是舉如此則非吾平日待士之意矣今莫若先出文榜卑詞下意以求裨益然後撤去元櫃委文官忠厚禮下者人置司於轅門之外應有投獻者不拘早晚悉令接見受納文字問其居止然後委僉廳官詮其



言之有益者遣人請之相見而慰藉之其無可  
采者亦第其高下饋以薄禮如此則四方之士  
莫不于于然而來矣至於四方書劄亦委所差  
官置簿收接於書院中委一士人可託者置簿  
交收逐日契勘發遣回書庶免隱匿滯留之患  
與宇文宣撫言荆襄事體

今日之患莫甚於諸將之爲欺荆襄去 朝廷  
遠故其欺特甚武昌十萬之兵付之庸將有虛  
籍有老弱其間可用僅及三分之一敗衄之餘  
盡聚之襄陽不過二二萬人鄂州荆南全無大

軍項見薛宣撫以戰艦無兵盡刷其癯老者千  
餘人皆皓首執幟立于舟上州人相視以爲兒  
戲向者所創鄂州一軍豈專欲守襄陽哉大軍  
僅足守襄陽則卒有緩急數百里之地又何所  
倚賴軍籍既少又皆貧困無聊至有妻女求食  
於人者至於主帥則其所服用皆精選其所愛  
幸皆姝麗又安責其善戰士大夫莫敢議其軍  
政者其事又難言也偏裨之中又甚可駭幹項  
蒙宣總帥三司差往提點信陽三關是時襄陽  
遣二將各將千人以守三關癯老蠢愚曾卒伍



之不若幹深竊憂之亟以書白陳副宣副宣復書曰其軍中大抵皆此物此蓋以庸繆之帥擇庸繆之將豈暇計其勇力事藝亦不過以其善奉承而遷之耳是以臨敵之際不戰而潰襄陽之圍特因虜人之退而乘之使之正與虜敵亦有棄申而遁耳今若因仍舊習使此人將此兵宣司日出數百萬緡復招數十萬兵以益之其相習成風未見其可用也為今之計者要須振起而更張之多遣官吏賚金帛招勇敢強有力之人擇良將以統之屯於巴陵公安之間不使

之習見鄂州將帥之故態日夜教閱其不如令者繩以軍灑使之感恩而畏威則庶幾緩急不至復蹈前日之轍鄂州見軍屯襄陽者且使舊帥統之以守襄陽吾之所自立一軍別擇主帥氣勢既張則襄陽之帥亦不待易而惟吾之約束彼見吾所自立之軍紀律嚴整則亦將變其故態皆為精兵異日事定從而移易之亦不難矣自去夏唐州一敗之後不復敢言進取虜已知吾軍之弱矣去冬德安襄陽之圍其初猶有救援之兵然而每戰輒敗自後數月絕無一騎



敢向之者虜又有以知吾之弱矣然猶有魏友  
諒一軍萬伍千餘人退襄陽二百里以守荆門  
雖不能解襄陽之圍尚足以爲荆門之蔽二月  
十有四日虜騎數千未至荆門數十里友諒策  
馬先遁諸軍從之虜遂悍然據荆門以瞰荆南  
此又豈待遣間諜而後知吾之弱哉使和可成  
城可保虜人厭兵不復言戰武昌十萬之師尚  
不可不爲之修復其舊況戎狄之情詭詐難測  
萬一秋高馬肥乘吾之虛以擣荆襄非兵力之  
盛其何以禦之使吾兵備旣飭虜人見吾之強

畫五

十五

則亦將望風而莫敢來縱使之來吾有以待之  
亦不至於倉皇無策矣此一事者其利害最大  
可以振起數十年軍政之弊可以強國勢可以  
服戎心與夫蹈常襲故有敗無成者相去遠矣  
又畫一六事

一江陵城壁較之襄陽其厚薄高下僅得三分  
之二所以今此人心極爲皇皇向者築城之  
人務爲欺誑於低城上高爲女牆以惑外觀  
吳宣撫爲設險之計無所不至獨於城壁尚  
未暇及今宜增之使高至於城薄亦須培之



使厚攻城之法不過攻吾城脚今縱未能盡使之厚且培城脚高丈餘各厚五六尺稍有餘力又逐旋培之城壁既堅則在我有可恃之勢矣鄂州軍餉所聚人物繁盛控扼險要乃全無城壁去歲陳副宣欲以錢數萬緡助鄂州築城太守不從而止今移趙守守鄂聞其人頗喜事宜力贊之此急務也恐燒磚鳩工具器用非一日可辦宜先以書委官屬使一向措置

一荆襄糧食空乏深可為慮蓋彼中連年旱荒

決無所從出今歲江池人民流離既不耕種亦決無租賦可輸若俟到彼而旋請之則無及矣莫若便請於朝乞撥何處米以實荆襄便就此委官前去催促庶幾易以辦集

一諸軍器甲全少荆襄湖北事力已竭責之打造未必足用今亦宜請之於朝行下他路打造應副亦合便委官前去催督鐵甲用工最多未必便能辦集自今綿絹新熟宜早委官於湖南收買以備軟纏之用長鎗弓弩軍中固不可闕然制虜騎之衝突則長刀巨斧義



鎌尤爲要切此等器械新招之軍不教而能不可不多置也

一義勇民兵只可用以守城不可恃以野戰蓋其心終是自謂百姓未必有死敵之心也又統之者皆是總首不過鄉里有物力之家恃之野戰未必可用但擇其強者教之弓弩用之守城可也向聞義勇至府吏輩例有需索總首又有誅求故其間不無私下放免及代名抵替之弊此當申明約束敢有犯者以軍法治之可也

書十五

十七

一忠義軍之名甚佳其人亦可用但其實只是相聚爲盜賊幹項在信陽聞董達者其下有二千人口遣其徒劫掠平民至官司調發則逃匿山谷不肯爲用是時聞其欲俟虜人之至便先焚燒應山其後亦聞果如其言此曹若不早爲區處異日必聚爲大盜須是得其願充正軍方入紀律拔其首領命之以官方知自愛

一沿江南岸全無守備戰艦不可不早備水手不可不早招兵法先聲當使虜人望風而不



敢犯乃爲長策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鬪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金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賒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

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糶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銷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



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糶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糶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糶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

誠非小故雖 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代胡總領論保伍

某猥以庸虛誤蒙委寄總餉准右責任非輕每念先世當紹興間力抗姦臣扶持大義某若不



勉盡忠悃是無以報君恩而見先世於地下也  
竊見醜虜犯順雄據中原垂九十年天地之數  
窮則必復今自更化以來正人登庸庶政修舉  
和氣充塞年穀屢登北虜無道骨肉相戕達鞞  
侵迫旱蝗荐臻狼狽遷徙此天厭夷德而啓吾  
國中興之兆斷可見矣 聖君賢相經營圖回  
固非庸凡所能測識然愚竊料之今日之計莫  
急於經理兩淮長江者江南之藩蔽兩淮者又  
長江之藩蔽無兩淮是無長江也今日選守明  
日擇令今日浚壕明日修城是亦足恃以爲經

書五

卅

理乎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力之不足松江數千  
里屯戍之兵不過二十萬分戍淮郡多者二三  
千人少者數百人雖有守令何所用力雖有城  
壁將誰與守豈可不深慮乎愚竊以謂防江之  
兵力固不可不增戍兩淮然有策於此不張皇  
不勞擾坐得一二十萬之精卒以守長淮數千  
里之竟土 國家何憚而不爲此蓋爲今之計  
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夫  
南北之人氣稟不同以淮人而較之江南之人  
則強弱勇怯大不侔矣生長淮壩與虜相諳騎



射劍戟其所素習山川險易其所熟知淮陰之韓英六之布皆淮人也曩者虜人衝突遇大軍則索戰遇淮人則退却此其明驗也又紹興開禧間虜人犯淮俘虜殺戮切骨怨憤所欲甘心於夷虜者其素志也籍而用之豈不賢於防戍之卒乎又其地廣莫所務農桑所蓄米麥因其農隙教以習戰無養兵之費而得養兵之用計無善於此者矣然而用淮人之策必先知明保伍自伍家爲伍則伍有伍長五伍爲隊則隊有隊長四隊百人則有百人之長伍百人則爲一將

二千五百人則爲一軍有統領四軍萬人則爲統制以總之度其郡之大小廣狹而爲統制多寡之數又立都統制以總之自都統以下各以物力高下人才服衆而差自軍將而上則朝廷給之官資以下則制司補以文帖其爲保伍不過以防托鄰井爲名而已及至緩急人自爲戰皆精卒也保伍旣明則爲之置立堡寨蓋淮民散居平土卒有緩急米麥無所藏妻孥無所託不爲俘虜則爲饑莩不甘於轉死則去爲盜賊惟或依山或附水創置寨屋立困倉使各隨



其隊伍而居之閑居則預藏米麥有急則安存  
老弱既有所居則莫不愛護鄉井與虜為敵二  
者既定則寬其力役以安之設馬監置軍器以  
資之兩淮之民不苦於稅而苦於役州縣之吏  
知其稅之輕也則重役以困之有保伍有總首  
一有行移總保俱受其害今既籍為保伍凡有  
追胥行之保伍足矣而總保可廢也人免總保  
之苦則亦樂於保伍之法不待驅而自從也兩  
淮之地承平之際蓄馬成羣開禧之後靡有孑  
遺今馬之價數倍江南而人之蓄馬者絕少淮

三十九

書十五

九二

文

人長於用騎而苦於無馬其所乘之馬亦不必  
產於西北凡江南常馬蓄於其地風氣堅勁水  
草肥饒亦皆可用惟廣嶺南江南之馬而蓄之淮  
上隨其保伍因以給之又為之制軍器以資其  
用不過累月而軍政可成矣雖然天下未嘗無  
可用之法而常患無能用之人 朝廷擇一制  
帥而付以闔外之任乃獨置之江南而於淮甸  
之事既未嘗諳悉又僚屬不許辟置則朝夕所  
與圖事者又將何所恃乎愚以為莫若移制司  
於歷陽居兩淮之中而去江咫尺文移往來莫



此為便又許之自辟其屬四五人往來兩淮措置保伍則庶幾所立之法不至徒為文具矣此法既定忽有小警甲兵之間不至廟堂而彼自有以處之此與調江南之兵相去萬萬也且不惟足以禦敵而已兩淮之民遭丙寅之危瘡痍未合今聞虜人遷居汴京莫不狼顧脅息皆有棄田廬挈妻子或渡江或入山之意其間素號勇悍者則且將伺變竊發向者胡海張軍三之變為兩淮之害甚於虜人今若不早為之所則兩淮日見荒墟卒有警急皆攘臂而起矣惟

結為保伍而使物力最高者統之則為首者皆知自愛而其下亦各有服屬既有險阻之可恃則不至輕去故鄉既有上下之相維則不至輕為盜賊此非愚之策也管仲內政之策也朝廷所議邊事每以張皇為慮今以保伍為名以防託鄉井為說則不至張皇而屹然有不可拔之勢矣

回總郎言築城事

翰伏蒙台慈寵示劄翰遣至濠寨官陳校尉并所畫城圖令翰再行相度仰認某官體國憂邊



思患預防之意。幹與一郡吏民不勝感激。幹一介書生於世事都不通曉。向來所建築城之議。亦是世俗常談。其所畫城壁方向。亦是臆度。已見今蒙台念。因得聞所未聞。遂帥郡僚陟降。觀覽形勢。雄壯誠如台諭。嘉定五年間。郡守趙朝奉亦嘗借到壕寨。李忠顯相視計料。亦只欲築向西一面接連大別山。為固東西兩面。下瞰大江。不築城壁。其後制置司疏駁三事。其一以為錢監之側有水坑。難修築。其二以為大別山闊遠。恐難用工。其三以為南向鑰匙頭之外。既有

空地。恐不足禦敵。趙知軍遂不敢復請。今同壕寨官相視。前一項錢監之側。即無水坑。但後面兩項亦有可疑。今以鄙見與趙知軍所請規摹較之。趙知軍所請。即今使所所示之圖也。乃是鄂州大軍中元立規模如此。幹所請。只欲依郡治後小山向西築至朝天門。即自朝天門斜取壕東門。過水軍寨至南紀門。沿堤包築。後接郡治後山。周回不滿七里。則四面皆有城壁。一城之民。知有城壁。則人心可安。城之四面皆可相望。廂禁軍及市兵。以至義武民兵。亦可固守。但



以形勢論之則誠不若併包大別山之爲壯也然欲築四面一帶接聯大別山爲固則形勢雖是雄壯顧其間亦有可疑者面面向南鑰匙頭之外有地數十丈旣無城壁則敵人必窺恐難守禦合肥之城可謂雄壯只有水門可入虜人攻城徑趨水門合肥之人危如累卵其可疑者一也自錢監之側向南至江並是依山創築城壁誠爲險要但去民居遙遠如大別山則相去又高且遠緩急之際欲帥市民以守城則其聲援委不相及其可疑者二也築城雖以禦敵然

兩軍相向姦民四起東南兩面旣無城壁姦人窺伺官司難以稽考安知舟中不爲敵國向日守城幾於不免者無城壁以幾察姦盜耳其可疑者三也四面皆有城壁人心皆有所恃則顧其室家不忍遷徙官司亦可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東南兩面旣無城壁人心不安皆相率而渡江矣雖有大別之山將誰與守其可疑者四也大別山一帶其上平闊其兩旁皆險峻誠爲可恃但其下若不剗削其上若不築城則形勢凌遲亦可扳援而至若欲剗削則其山多石難以



施工若欲築城則其山無土亦難用力費用浸  
廣功役難成其可疑者五也如榦之說方爲城  
郭如趙知軍之說則特爲一關隘耳非城郭之  
謂也然大別天險委是雄壯若欲守禦亦不可  
廢爲今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先如榦之說  
築爲周圍可恃之城令其堅固而不可拔然後  
於西北隅接連創築低城以至大別山之上大  
別之顛或累石或用木爲欄障要使內城堅固  
而其外特以爲之護衛耳如合肥之城亦然使  
外城可守則用以卻敵不可守則退守內城內  
城旣固孰敢頓兵其下久而不去哉大抵建功  
立事須是思其始而圖其終考其利而究其害  
務求實而不求其名每觀世道日降人心日薄  
士大夫之爲國謀者必不如其家爲民計者  
必不如其身但圖一時之名但思一己之利異  
日之可恃皆不論也區區之愚更望台慈將榦  
所陳聞之計臺聚三司屬官而通議之如榦妄  
論或有未當亦望䟽駁行下往復詰難務求至  
當之策使早有定論日下計度便行燒磚買木  
成就於歲月之間不勝吏民之幸







